獨異志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獨異志
作者：李冗　唐

唐李冗撰。《唐·藝文志》作李元。未詳孰是。其書雜錄古事，亦及唐代瑣聞，大抵語怪者居多。如女媧兄妹為夫婦事，皆《齊東》之語。又如《列子》海人狎鷗、愚公移山事，皆摭寓言為實事，尤為膠固。至王涯為仇士良所害，本非文宗之命，乃稱涯為天兵梟戮，則悖謬甚矣。

序

《獨異志》者，記世事之獨異也。自開闢以來迄於今世之經籍，耳目可見聞，神仙鬼怪，並所摭錄。然有紀載所繁者，俱不量虛薄，構成三卷。願傳博達，所貴解顏耳。

卷上

伊尹無父，生於空桑中，禹妻化為石，後剖腹而生啟。老君耳長七尺，在母腹中八十一年，剖左脅而生，及生，鬢髮皓白。徐偃王無骨而有聖德。劉邕好食人瘡痂。文王四乳。皐陶鳥喙。堯眉八彩。湯臂四肘。禹耳三漏。離婁察見秋毫於十里之外。衛臣弘演開已腹納懿公之肝。周穆貴為天子，車轍馬跡遍於天下，凡遊行一億一萬里。

海若居海島，每至八月即有流槎過。如是，累年不失期。其人賫糧乘槎而往，及至一處，見有人飲牛於河，又見織女，問其處，飲牛之父曰：「可歸問蜀嚴君平，當知之。」其人歸，詣君平。君平曰：「某年月日，有客星犯斗牛，計時，即汝也。」其人乃知隨流槎至天津。

娥皇、女英從舜巡狩，行及湘川，聞舜崩於蒼梧，泣下，淚灑湘川之竹，皆成斑文。

公孫呂面長三尺，闊三寸，為衛國賢臣。

東漢趙伯翁嘗晝寢，群孫戲其腹上，內七李於臍中。李至爛，流汁出，其家謂其將死。後李核出而無患。

劉曜字永明，鬚百莖，皆長五尺。

漢中山靖王勝，有男女一百人，其後子孫流衍於今，問之，皆劉裔。

後周獨孤信三女為后，各生周、隋、唐一朝天子。長生周武帝，次生隋煬帝，次生唐高祖。

漢昌邑王賀即位二十七日，積惡凡一千四百二十七條，為霍光所廢。

項羽每叱咤，萬人手足皆廢。

晉宣王司馬懿，自顧見背。

隋有麥鐵杖，一夕行一千百里。夕發洛陽往宋州為盜，及明卻返。宋人因見其所盜之物者，執麥告之，為吏所劫，乃承愆。

淮南程幹，本富人，三年間為水火焚蕩俱盡。妻茅氏，連八年孿生十六子，相持行乞於市。

梁武帝貴為天子，三舍身為同泰寺奴。

唐郭子儀授中書令，考二十四考，月入俸錢二萬貫，官供二千人，熟食、馬料五百石。

郭太后貴極，綿聯八朝帝王：代宗外孫，德宗外甥，順宗新婦，憲宗皇后，穆宗之母，敬宗、文宗、武宗三宗祖母。

李廣利拔佩刀刺山石，泉湧。

東漢孟業身重千斤，故帝疑其自重，乃以大秤懸棟間。業啟曰：「陛下秤上秤臣，請秤之。雖肉重千斤，而智無一兩。」

干寶母妒，當葬父時，潛推一婢於墓中。十餘年後，母亡，與父合葬，開墓，婢伏於棺上，久而乃生。問之，如平昔之時，指使無異。

唐初，僧玄奘至西域取經，入維摩詰方丈室。及歸，將書年月於壁，染翰欲書，約行數千百步，終不及墻。

唐柳子升妻鄭氏，無疾而終，臨卒時告子升曰：「不離君之身，後十八年更與君為親。」已而，子升年近七十，再娶於崔氏。或多省前生之事，後產一男而卒。

前梁張軌時，抱罕令嚴根妾產，同夕產一女、一龍、一鸇。

賈弼之夜夢一人，面貌極黯醜，謂弼之曰：「思以易之，可乎」夢中微有所諾。及覺，臨鏡大驚，一如夢中見者。左右家人見之，皆奔走。其所異者，兩手各執一筆，書之於紙，俱有理例。徐說之，親戚然後乃信。

魏建淩雲閣既成，匠人誤釘其額。文帝乃令車繩引上韋誕，題三字而下。頃刻之間，頭鬚皓白。

晉趙末，年八歲，一夕異長，身長八尺，髭鬚滿頷，三日而死。

唐惠卿，荊州庭中有橘樹，其末有一實甚大，獨異之。由是會賓客，摘而將食，乃剖之，有一赤蛇蟠於其中矣。

德宗朝，有戴竿三原婦人王大娘，首戴十八人而行。

韶陽有一人牧牛，一旦，牛舐其臂，而色皎白。此人樂之，即袒其體，令牛遍舐，皆白。其人數日間暴卒。其家恨，殺此牛，召村社同食之。凡食者數十人，一夕同卒。

羿燒仙藥，藥成。其妻妲娥竊而食之，遂奔入月中。

《山海經》有大耳國，其人寢，常以一耳為席，一耳為衾。

賈耽為滑州節度，酸棗縣有俚婦事姑不敬，姑年甚老，無雙目，旦食，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。姑食之，覺有異氣。其子出遠還，姑問其子：「此何物向者婦與吾食。」其子仰天大哭。有頃，雷電發，若有人截婦首，以犬續之。耽令牽行於境內，以告不孝者。時人謂之「狗頭新婦」。

天后朝，工人安金藏保中宗不反，乃自持刀開腹明之，五臟墜地。後遣醫工復內入腹，以桑皮細針縫合，經夕復生。玄宗即位，追封代國公。

有娥簡狄氏，吞鳥卵而生后稷。

東漢陸績，歲饑，太守施貧者食，既畢，問之，凡賜六百人，言其姓名，無一參差。

吳王闔閭死，埋酵三千，以為殉葬。

漢武鉤弋夫人，姓趙氏。手本拳，帝納後，以後伸之，遂展。

王獻之常為寫《祭晉元帝廟祝文》版，墨入木，深八分。

王戎視日，睛不眩。

廉頗食，盡米一斗，肉十斤。

陶侃，有相者視其手，策文上指，謂曰：「策文到指上為三公，貴不可說。」侃以針刺之，通指皆出血，灑墻為公字。

唐大曆中，河南尹相裏造刑洛陽尉苗登，有尾長二尺餘。

《神異經》有李子昂，長七寸，日行千里；一旦被海鵠所吞，居鵠腹中，三年不死。

殷紂為糟丘酒池，廣可以泛舟。

張少平妻田氏，少平卒後，累年寡居，忽夢一人自天而下，壓其腹，因而懷孕。乃曰：「無夫而孕，人聞棄我也。」徙於代，依東方。五月朔旦，生一子。以其居代東方，名之東方朔。或言歲星精，多能，無不該博。

蜀先主劉備，自見其耳。

鄒衍吹律，能變寒谷，生禾黍。

京房吹律易姓，本李氏，因吹律知名，乃改京耳。後棄市。

牛哀病三月，化而為虎，遂食其虎，復化為人。當其為虎時，不知其為人；及其為人，又不知其為虎。

申包胥哭於秦廷，七日七夜不食，乞兵救楚。秦感之，乃假兵救之。

後周有一人，姓陳氏，二十而娶妻，妻亦齊年。至四十，兒女又各生孫，孫復生子，子復生孫，相承百年內，其子孫盈數百人。老少悉為煬帝征遼所殺。

東漢靈帝時，有河內人婦食夫，河南人夫食婦。

靈帝時，洛陽女子生時兩頭四臂。

魏文帝嘗著《典論》云，天下無切玉刀、火浣布。俄而外國進此二物，文帝遂毀《典論》。

古有女木蘭者，代其父從征，身備戎裝凡十三年，同夥之卒不知其是女兒。

蜀人楊行廉精巧，嘗刻木為僧，於益州市引手乞錢。錢滿五十於手，則自傾瀉下瓶，口〔言「布施」字。〕

漢有黃安，不知何許人，常坐一龜，畏日光。龜每二千年一出頭，安坐來見龜五出頭矣。

符堅三年，鳳凰集於東閣，堅欲赦國中，時無有知者。忽有一童兒，緋帕幕首言於市，

曰：「官家有赦。」堅復驗詰，言赦書日有一蒼蠅立於筆端，久而飛去，化為童子，以告市人也。

禹治水，渡浙江，風濤甚，有二花蛇龍負舟而過。左右恐懼，惟禹安然無畏。

王濬伐吳，於蜀江造戰艦，長二百四十步，上起走馬樓。舟船之盛，自古莫比。

唐貞元中，有乞者解如海，其手自臂而墮，足自脛而脫，善擊球、樗蒲戲，又善劍舞、數丹丸，挾二妻，生子數人。至元和末猶在，長安戲場中日集數千人觀之。

《敦煌實錄》云：王樊卒，有盜開其冢，見王樊與人樗蒲，以酒賜盜者，盜者惶怖飲之，見有人牽銅馬出冢者。夜有神至城門，自言是王樊使，今有人發冢，以酒墨其唇，但至，可以驗而擒之。盜既入城，城門者乃縛詰之，如神言。

唐李祐為淮西將，元和十二年送款歸國。裴公破吳元濟，入其城，漢軍有剝婦人衣至裸體者。祐有新婦姜氏，懷妊五月矣，為亂卒所劫，以刀劃其腹，姜氏氣絕踣地。祐歸見之，腹開尺餘，因脫衣襦裹之。婦一夕復蘇，傅以神藥而平。滿十月而產一男。朝廷以祐歸國功，授一子官。子曰行修，年三十餘，為南海節度，罷歸，卒於道。

韓晉公滉鎮浙西，威令大行。時陳少遊為淮南節度，理民有冤不得伸者，往詣晉公，必據而平之。浙右進錢，船渡江，為驚濤所溺。篙工募人漉出，二緡不得，眾以錢填其數。滉自至津部視之，乃責江神，因指其錢曰：「此錢幹，非水中得之者。」問吏，吏具實對。復投詞詬責，俄然二緡浮出波上，遂以取之。

玄宗打羯鼓。天寶初，春景甚煦，而卉物未坼，乃命鼓座於殿階，擊之，滿樹花發。帝謂左右曰：「一曲未終，而花爛然。得不以我為聖耶！」

劉伶好酒，常袒露不掛絲，人見而責之。伶曰：「我以天地為棟宇，屋室為衤昆衤誇，君等無事，何得入我衤昆衤誇中」其人笑而退。

唐開元五年春，司天密奏云：「玄象有謫見，其災甚重。」玄宗大驚，問曰：「何祥」對曰：「當有名士三十八人同日冤死，今新進及第進士正應其數。」內一人李蒙者，貴主家婿，上不得已，言其事，密戒主曰：「每有大遊宴，汝愛婿可閉留其家。」主居昭

國裏。時大合樂，音曲遠暢，曲江漲水，聯舟數十艘，進士畢集。蒙聞之，乃逾垣走赴，群眾愜望。方登舟，移就池中，暴風忽起，畫舸平沈，聲伎、持篙楫者不知紀極，三十八人無一生者。

唐劉辟初登第，詣卜者葫蘆生筮得一卦，以定官祿。葫蘆生雙瞽，卦成，謂辟曰：「自此二十年，祿在西南，不得善終。」辟留束素與之。其後脫褐，從韋令公於西川，官至御史大夫，為行軍司馬。既二十年，韋病薨，使辟入奏，請益東川。詔未允，辟乃微服單騎，復詣葫蘆生。筮之，揲蓍成卦，謂辟曰：「吾二十年前常與一人曾卜得『無妄之隨』，今復得此卦，非曩昔賢乎！」辟即依阿唯諾。葫蘆生曰：「若審其人，禍將至矣。」辟不甚信，乃歸蜀，果叛。憲宗皇帝擒之，戮於槁街。

唐賀知章，會稽永真人。進士擢第，太常少卿，秘書監，為太子諸王侍讀。性落托放縱，逸思過人。年八十餘，因醉賦詩，問左右曰：「紙多少」對曰：「有十幅。」乃書告老，乞歸鄉里。皇帝及皇太子、諸王皆賦送行詩，賜越中剡曲以給之。

孔子行過少陵原，聞婦人哭甚哀，使子貢問焉：「何哭之悲也？」婦人曰：「向者刈薪而遺簪。」孔子復問曰：「刈薪遺簪乃常也，而哭悲者何也？」答曰：「非惜一簪。所以悲，不忘故也。」

唐天后朝，處士孫思邈居於嵩山修道。時大旱，有敕選洛陽德行僧徒數千百人於天宮寺講《仁王經》，以祈雨澤。有二人在眾中，鬚眉皓白。講僧曇林遣人謂二老人曰：「罷後可過一院。」既至，問其所來，二老人曰：「某伊洛二水龍也，聞至言當得改化。」林曰：「講經祈雨，二聖知之乎！」答曰：「安得不知然雨者，須天符乃能致之，居常何敢自施也。」林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二老曰：「有修道人以章疏聞天，因而滂沱，某可力為之。」林乃入啟。則天發使嵩陽召思邈。內殿飛章，其夕天雨大降。思邈亦不自明，退詣講席，語林曰：「吾修心五十年，不為天知，何也？」因請問二老。二老答曰：「非利濟生人，豈得升仙。」於是思邈歸蜀青城山，撰《千金方》三十卷，既成，而白日沖天。

晉尚書令卞壼死蘇峻之難，葬在上元縣。後盜發其墓，見壺鬢髮蒼白，面色如生，兩手皆拳，甲穿於手背，安帝賜錢十萬，令改葬焉。

摯虞《要註》云：晉武帝時，有彭權為侍中。帝問「髦頭」義，權答曰：「秦時有奇怪，

觸山截水，無不崩潰，惟畏髦頭。」帝乃令虎賁之士戴之，以衛左右。

河東裴章者，其父胄，曾鎮荊州。門僧曇照，道行甚高，能知休咎。章幼時為曇照所重，言其官班位望過於其父。章弱冠，父為娶李氏女。乃三十年余，章從職太原，棄其妻於洛中，過門不入，別有所挈。李氏自感其薄命，常褐衣ヮ髻，讀佛書，蔬食。又十年，嚴經自荊州移鎮太原，曇照隨之。章因見曇照敘舊。照驚噫久之，謂之曰：「貧道五十年前常謂郎君必貴，今削盡，何也？」章自以薄妻之事啟之。照曰：「夫人生魂訴上帝，以罪處君。」後旬日，為其下以刀劃腹於浴斛，五臟墮地遂死。

唐貞觀中，張寶藏為金吾長史，嘗因下直歸櫟陽，路逢少年畋獵，割鮮野食。倚樹長嘆曰：「張寶藏身年七十，未嘗得一食酒肉如此者，可悲哉！」傍有一僧，指曰：「六十日內，官登三品，何足嘆也。」言訖不見。寶藏異之，即時還京。太宗苦病痢疾，眾醫不效，即下詔問殿廷左右，有能治此疾者，當重賞之。寶藏曾困此疾，即具疏以「乳煎蓽茇方」進。上服之，立差。宣下宰臣，與五品官。魏徵難之，逾月不進擬。上疾復作，問左右曰：「吾前服乳煎蓽茇有效。」復令進之，一啜又平復。上問曰：「嘗令與進方人五品官，不見除授，何也？」徵懼曰：「奉詔之際，未知文武二吏。」上怒曰：「治得宰相，不妨授三品。我天子也，豈不及汝邪？」乃厲聲曰：「與三品文官。」立授鴻臚卿，時正六十日矣。

陶弘景隱居茆山，梁武帝每有大事，飛詔與之參訣。時人謂隱居為「山中宰相」。

梁張僧繇善畫，為吳興太守。武帝每思諸王在外藩者，即令僧繇乘傳往寫其貌，如對其面。嘗於江陵天皇寺畫佛並仲尼及十哲，帝曰：「釋門之內畫此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異日賴之。」至後周焚滅佛教，以此殿有儒聖，獨不焚之。又於金陵安樂寺畫四龍，不點睛。人問之，答曰：「點則飛去。」眾人以為虛誕，固請點之。頃刻雷霆，二龍乘雲騰上，其二不點者猶在。畫之通神若此。

晉何曾，家法修整，年五十以上，每見妻，必正衣冠，自坐面南，妻坐面北。上酒酬酢，一歲不至再三。年八十而終焉。

唐貞元初，河南少尹李則卒，未殮。有一朱衣人投刺申吊，自稱蘇郎中。既入，哀慟尤甚。俄頃，亡者遂起，與之相搏，家人子弟驚走出堂。二人閉門毆擊，抵暮方息。孝子乃敢入，見二屍並臥一床，長短、形狀、姿貌、鬢髯、衣服一無差異。於是聚族不能定

識，遂同棺葬之。

漢武陳皇后，本其姑公主鼓女也，色衰，棄後宮，乃以黃金五百斤贈司馬相如，令作賦。賦成，帝見之，再得寵幸。

侯景常有一瘤，如小龜。每戰勝，龜則起。及其敗死之日，瘤入一寸。

東漢耿秉鎮撫西邊，單于匈奴多懷其恩，聞秉卒，有嗟面流血哀痛者，舉國發喪。

唐元和初，有天水趙雲，客遊畦畤，過中部縣。縣寮有宴，吏擒一囚至，其罪不甚重，官寮願縱之。雲醉，因勸加於刑責，於是杖之二十。累月，雲出塞，行及蘆子關，道逢一人，邀之言款。日暮，延雲下道過其居，去路數里。於是命酒偶酌，既而問之曰：「君省相識否」雲曰：「未嘗。此行實昧平昔。」乃曰：「前月中部值君，遭罹橫罪。與君素無仇隙，為君所勸，因被重刑。」雲遽起，謝之。其人曰：「吾望子久矣，豈虞於此獲雪小恥。」乃命左右拽入一室，室有大坑，深三丈餘，中唯貯酒糟數十斛。剝去其衣，推雲於中。饑食其糟，渴飲其汁，旦夕晉晉。幾一月，乃傳出之，使人蹙頞鼻額，挼捩肢體、手指、肩髀，皆改於舊，提出風中，倏然凝定，至於聲韻亦改，以為賤隸。弟為御史出按靈州獄。雲以前事密疏示之。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銛。由是發卒討尋，盡得奸人，而覆滅其黨。臨刑亦無隱匿，雲前後變改人者數代矣。

鄭覃歷官三十任，未嘗出都門，便登相位，以至於終。

唐蕭瑀嘗因內宴，上曰：「自知一座最貴者，先把酒。」時長孫無忌、房玄齡等相顧未言，瑀引手取杯。帝問曰：「卿有何說」瑀曰：「臣是梁朝天子兒、隋朝皇后弟、尚書左僕射、天子親家翁。」太宗撫掌，極歡而罷。

唐貞觀初，丹陽令王瓊三年調集，遭黜。瓊甚憤惋，乃賫百千，詣茆山道士葉靈中，求章奏以問吉凶。靈中年九十，強為奏之，其章隨香煙飛去，縹眇不見。食頃後墜地，有朱書批其末，云：「受金百兩，折祿三年；枉殺二人，死後處斷。」一歲，瓊無疾暴卒。

唐初有僧玄奘往西域取經，一去十七年。始去之日，於齊州靈巖寺院，有松一本立於庭，奘以手摩其枝曰：「吾西去求佛教，汝可西長。若歸，即此枝東向，使吾門人弟子知之。」及去，年年西指，約長數丈。一年忽東向指，門人弟子曰：「教主歸矣。」乃西迎之。

奘果還歸，得佛經六百部。至今眾謂之「摩頂松。」

東晉大將軍趙固所乘馬暴卒，將軍悲惋⊥至，吏不敢通。郭璞造門語曰：「余能活此馬。」將軍遽召見。璞令三十人悉持長竿，東行三十里，遇丘陵社林，即散擊，俄頃擒一獸如猿。持歸至馬前，獸以鼻吸馬，馬起躍如。今以獼猴置馬廄，此其義也。

《說苑》曰：湯時大旱七年，煎沙爛石。於是使人以三足鼎祝山川，教之祝曰：「政不節耶？使民疾耶？苞苴行耶？讒夫昌耶？宮室崇耶？女謁盛耶？何不雨之極也？」言未既，天大雨。

漢霍光立宣帝，帝謁太廟為初獻。帝行而光在後，帝恐懼，如負荊棘。

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，傳車垂赤帷裳，琮升車褰幃曰：「刺史當遠視廣聽，糾察善惡，何垂帷裳以自掩塞乎！」百姓聞之，振悚耳目。

吳隱之為廣州刺史。舊有貪泉，人飲之則貪黷。隱之酌而飲之，兼賦詩曰：「古人云此水，一歃懷千金。試使夷齊飲，終當不易心。」又居母喪，過禮，家貧，無以候宵分，常有雙鶴至夜半驚唳，隱之起哭，不失其時。

伍員吹簫行乞，食於市。

庖丁善解牛，投刃皆虛。丁曰：「臣始解牛之時，所見無非全牛。三年之後，未嘗見全牛也。及今十九年而刃無肯綮，若初發硎，遊刃必有餘地也。」

郢人以堊漫其鼻，薄如蠅翼，使匠石斫之。匠石運斤成風，盡去其堊而不傷鼻。

唐高宗嘗苦頭風而目閉心亂，乃召醫工。工曰：「當於眉間刺血，即差。」天后怒曰：「天子頭是汝出血處」命撲之。帝曰：「若因血獲差，幸也。」遂針之，血出，濺黼衣，眼遂明而悉復平。天后自抱繪帛以贈醫工。

阮籍放曠，有兵家女極有容色，未嫁而死。籍不識其父兄，遂往哭之，盡哀而返。

唐太宗皇帝虬鬚，可以掛弓。

唐韓幹善畫馬，閑居之際，忽有一人，玄冠朱衣而至。幹問曰：「何緣及此」對曰：「我鬼使也。聞君善畫良馬，願賜一匹。」幹立畫焚之。數日因出，有人揖而謝曰：「蒙君惠駿足，免為山水跋涉之苦，亦有以酬效。」明日，有人送素縑百匹，不知其來，幹收而用之。

謝靈運臨刑，剪其鬚施廣州佛寺。鬚長三尺，今存焉。

《博物志》曰：太公為灌壇令，文王夢一人哭於當道，問其故，乃曰：「吾泰山神女，嫁為西海婦。吾行必以暴風雨，灌壇當吾道，不敢以疾風暴雨也。」夢覺，召太公。三日，果疾風暴雨過境。

晉桓豁鎮荊州，有一參軍，五月五日采鴝鵒雛，剪其舌，令學人語，經年遂能言。後因大會，豁出之，令遍學座客話。有一人患鼈鼻，鴝乃遽飛入甕中，語與患者無異。舉席皆笑。

玄宗朝宰相盧懷慎無疾暴終，夫人崔氏止兒女，不令號哭，曰：「公命未終，我得知之。」語曰：「公清儉而廉潔，蹇進而謙退，四方賂遺毫髮不留。與張燕公同時為相，張納貨山積，其人尚在，奢儉之報豈虛也哉」及宵分，公復生，左右以夫人之言啟陳，公曰：「理固不同，冥司有三十爐，日夕鼓橐，為說鑄橫財，我無一焉，惡可匹哉」言訖復絕。

唐裴晉公度寢疾永樂裏，暮春之月，忽遇遊南園，令家仆僮舁至藥欄，語曰：「我不見此花而死，可悲也。」悵然而返。明早，報牡丹一叢先發，公視之，三日乃薨。

晉孟嘉，少知名。庾亮大會州府人士，嘉坐甚遠。亮問江州刺史曰：「聞有孟嘉，其人何在」守曰：「在坐，君自認之。」俄然，指曰：「彼君少異於眾，非嘉乎」曰：「然。」亮大笑，喜得嘉。

王敦為駙馬，如廁，左右侍者甚眾，敦乃脫衣裸體而登廁，無羞愧色。有一侍女曰：「此人必能作賊。」其後果為亂也。

宋武帝未殺殷仲文之時，仲文每照鏡，常不見其首，後數日，果為武帝所殺。

漢宣帝時，有人於疏屬山石蓋下得二人，俱被桎梏，將至長安，乃變為石。宣帝集群臣問之，無一知者，劉向對曰：「此是黃帝時窫窳國負貳之臣，犯罪大逆，黃帝不忍誅，流之疏屬山，若有明君，當得出外。」帝不信，謂其妖言，收向繫獄。其子歆自出，應募以救其父，曰：「須七歲女子以乳之，即復變。」帝使女子乳，於是復為人，便能言語，應對如劉向之言。帝大悅，拜向大中大夫，歆為宗正卿。詔曰：「何以知之」歆曰：「出《山海經》。」

漢東方朔，歲星精也。自入仕漢武帝，天上歲星不見。至其死後，星乃出。

東漢王霸，善撫士卒，每有人死者，脫衣殮之。

劉琨，字越石。嘗為胡騎所圍，救兵不至，城中窘迫無計。琨乃登樓清嘯，賊聞之淒然。日中，又奏胡笳。賊皆流涕懷土。至晚復吹之，賊舍圍而去。

宋景公時，熒惑守心，子韋吊曰：「禍當君，可移於相。」公曰：「相，所理國家，不可也。」可移於百姓。」公曰：「百姓，國之本，不可也。」「可移於歲。」公曰：「歲，民之本，不可也。」子韋曰：「君有至德之言三，天必賞君。」於是熒惑退三舍。

唐貞元中，李師古暇日常宴其從事，適有日者預坐，師古遣遍視幕客皇甫弼、賈直言之徒，凡十輩。答曰：「十日之內，俱有重禍。」又指一從事王生者，曰：「此先忌馬厄。」時有從事姓魏者，師古之妻黨，移第鑿池，積土其傍，上構高亭，極為弘敞，既成，即迎入舍，樂之，飲酣，亭忽摧塌，以其下土弱，不勝其任。坐客皆折手足，不至於死。王生因為角馬木長釘橫貫其腦，立死。

楚昭王與吳戰，敗走四十步，忽遺其履，取之。左右曰：「楚國雖貧，而無一履哉」王曰：「吾悲與其俱出而不得與其俱返。」於是國無相棄者。

隋楊素家富侈之極，家僮數千人，後庭曳羅綺之女亦數千。都會之處，邸店碾磑，不知紀極。性貪營利，心無厭足時，議鄙之。

李善，本李元家蒼頭也。建武中，元家遭疾癘，子孫盡死，唯一子繦生數旬。群奴欲殺之，分其財。善竊之，將入瑕丘山中。至七歲，出理於官。鐘離意為令，殺群奴，表善之忠孝。善後拜郡守。

魏太祖軍中糧乏，令主倉吏用小鬥。後軍眾有言，太祖歸罪主吏，謂曰：「借汝死，令壓眾謗。」詞遂息焉。

秦惠王伐蜀，乃刻五石牛，置金於後。曰：「此天牛，能糞金，以遺王。」王以為然，即發五丁力士拖成道，秦使張儀隨其後開蜀。

漢於公門壞，大治之，教曰：「稍高其門，可容車馬。我治獄多陰德，後世必昌。」子定國果為丞相。

殷仲堪節儉，為荊州刺史。每食，飣落席，自拾食之。

伊尹恥其君不及堯舜，若撻之於市。

禹傷其父功不成，乃南逃衡山，斬馬以祭之，仰天而嘯。忽夢神人，自稱玄夷蒼水使者，謂禹曰：「欲得我書者，齋焉。」禹遂齋三日。乃降金簡玉字之書，得治水之要。

孫堅，字文臺。戰而墮馬，軍吏失之。所愛駿馬，入營踣地悲鳴，人異之，逐馬往，得堅於草中。

王粲嘗謁蔡邕，倒屣迎之，滿座皆驚，曰：「王孫久有異才，吾家書籍悉以贈之。」

越王勾踐為吳所敗於會稽，將以勉勵於眾。嘗施一器，懸膽於門，出入嘗之，令士卒不忘其苦。

隋賀若弼父敦，臨死之日，令弼吐其舌，以錐刺之，流血及地，戒曰：「吾以舌敗，汝可戒言。」及死，弼亦以言議傷煬帝，為煬帝所殺。

宋劉裕貧賤時，嘗蓋布被，用牛尾作蠅拂子。及登極，亦不棄之，敕其女彭城公主謹收藏，以遺子孫。

梁武帝酷好佛法，然性多含恕，敕天下貢獻綾羅錦綺，不令織鳥獸之形，恐裁剪之時，有傷生物之意也。

薛大鼎為滄州刺史，引海水，利魚鹽，邑人歌之。時瀛州刺史賈敦順、冀州刺史鄭德本俱有美政，河北稱為「鐺腳刺史」。

楚王鑄作三劍，晉、鄭求之不得，兵圍楚，三年不解。楚王登城，引太阿麾之，晉軍血流，鄭卒奔走。

晉謝玄，字幼度，有才業，甚為從父安所重。少好佩紫羅香囊，安鄙之，而不欲傷其意，因戲賭得焚之。

漢武帝自回中郡，繞一山曲，見一物盤地，狀若牛，推之不去，擊之不散。問左右，無能知者。東方朔進曰：「請以酒一斛澆之。」帝命酒澆之，立散。復問朔。曰：「此必秦之故獄，積其怨氣所致，酒能消愁耳。」帝撫朔曰：「人之多知，有如此者。」

宋明帝借張南苑三百年，敕云：「期畢便申。」

漢光武愛惜士卒，每欲發一兵，頭鬚悉白。

東方朔伏日對武帝拔劍割肉，帝令自責。曰：「拔劍割肉，一何勇也；割之不多，一何廉也；歸遺細君，一何仁也。」帝曰：「令卿自責，反自譽也。」蒙賜酒一斛、肉一百斤，令遺細君。

秦穆公亡善馬，岐山野人共得而食之。吏欲法之，公曰：「君子不以畜害人。吾聞食馬肉不飲酒，傷人。」皆賜酒沃之。後與晉戰，而三百人爭死以報恩。

衛玠為性通恕，常自戒曰：「人之不逮，可以情恕；非意相干，可以理遣。」故終身無怨怒。

漢陰丈人抱甕入井，負水灌園。有人教其為桔槔，用力寡而利用多。丈人曰：「吾寧自倦敗，不可以機為用，有傷真性。」

秦始皇欲觀日，乃造石橋海岸，驅使鬼運。始皇曰：「欲見君形，可乎」海神遂出，謂始皇左右曰：「我形甚醜，勿畫我形。」其下有巧者，暗以腳畫地圖之。神怒，海岸遂

崩。始皇脫走，僅免死，左右皆陷沒焉。

歷陽縣有一媼，常為善。忽有少年過門求食。待之甚恭，臨去，謂媼曰：「時往縣，見門閫有血，即可登山避難。」自是，媼日往之門。吏問其狀，媼答以少年所教。吏即戲以雞血塗門閫。明日，媼見有血，乃攜雞籠走山上。其夕，縣陷為湖，今和州歷陽湖是也。

傅奕常不信佛法。高祖時有西國胡僧，能口吐火以威脅眾。奕對高祖曰：「此胡法不足信，若火能燒臣，即為聖者。」高祖試之，立胡僧於殿西，奕於殿東，乃令胡僧作法。於是跳躍禁咒，火出僧口，直觸奕，奕端笏曰：「乾，元亨利貞。邪不幹正。」由是火返焰，燒僧立死。

晉孝武欲為晉陵公主求婿，問王珣曰：「得及劉真長、王子敬便足。」珣曰：「謝琨不及劉真長，不減王子敬。」帝然之。未幾，帝崩。後司空袁崧欲以女妻謝琨，珣曰：「卿勿近禁臠。」元帝初渡江，國內常乏，朝士每烹豬，以項肉一斤尤脆美，進充御食。時人以此為「禁臠」。

唐大曆中，萬年尉侯彝者，好俠尚義，常匿國賊。御史推鞫，理窮，終不言賊所往。御史曰：「賊在汝右膝蓋下。」彝遂揭階磚，自擊其膝蓋，翻示御史曰：「賊安在」即以貯烈火，置其腹上，煙火蓬勃，左右皆不忍視。彝叫曰：「何不加炭」御史奇之，奏聞代宗。即召對：「何為隱賊自貽其苦若是。」彝答曰：「賊，實臣藏之，已然諾其人，終死不可得。」遂以賊故，貶為瑞州高安尉。

周穆王南征，一軍盡化為猿鶴，君子為鶴，小人為猿。

陳勝以丹帛書「陳勝王」字，置魚腹中，令賣。有市得者，烹食之，見而怪之，遂立勝為王。

劉備嘗乘愛馬號「的盧」。居樊城，劉表欲因會殺之，備走，陷檀溪，乃語的盧曰：「今日之意，得不努力乎」馬一躍三丈，遂脫難。

任公子為釣，用十五犗，蹲於會稽，期年無所得。一日獲大魚，自荊江東皆厭腥臊。

齊田子方出，見老馬於道，喟然有誌焉，以問御者：「何馬也？」對曰：「以公家畜罷而不用，故出放之。」子方曰：「少盡其力，老棄其身，仁者不為。」遂束物以贖之。窮士聞之，知所歸矣。

吳起〔吮座疽〕，卒母哭曰：「往年吳起吮其父疽，父不旋踵而死。今吮其子，妾不知〔其〕死所也。」

塞翁失馬，鄉人皆唁，翁曰：「未必不為福。」明年，引群馬至。人復賀，翁曰：「未必不為禍。」子孫、家僮出入多愛乘馬，墜折四肢。鄉人復唁，翁曰：「未必不為福。」又明年，西胡入國，國中但能披甲者，皆征行之。子孫、家僮以殘毀免。

卷中

吳公子光饗王僚，令專諸侍。置劍於蒸魚腹中，因進魚，抽劍刺殺王僚。

晉羊祜，字叔子，為荊州守，有恩及閭里。及死，闔境並不言祜字，其有同音，亦改諱之。襄陽百姓於峴山立墮淚碑。

王允欲殺蔡邕，馬日磾曰：「邕逸才多藝，詳漢傳事，何可害之」允曰：「漢武不殺司馬遷，使作謗書流於後。今豈可使佞臣執筆，我輩等蒙其訕議耶」遂殺之。

魏陳壽撰《三國志》，丁廙、丁儀俱有盛名於魏，壽謂其子曰：「與我千斛米，當為尊公立佳傳。」其子不與之。遂不作傳。

晉王蒙、劉惔並為中書侍郎，及宋，輔政，俱加侍中。時人故號為「入室之賓」也。

漢趙堯為周昌侍御史，人謂之曰：「趙堯乃奇士也，必代君為大夫。」昌曰：「堯，刀筆吏。何至此也？」後昌為趙王相，高帝持大夫印，視堯曰：「無以易堯。」乃授堯。

帝問王夷甫曰：「壽陽以東常澇，壽陽以西常旱，何也？」更甫曰：「壽陽以東，吳人，亡國哀音，鼎足強邦，一朝失職，嘆憤為陰，陰積成水，故常澇；壽陽以西，中國，新平強吳，美寶盡入，誌盈心滿，常歡娛，故旱。」

因暢為河南尹，時久旱，禱祠無應，乃收葬傍城客死骸骨百餘具。遽降大雨，年穀豐稔。

後魏曹彰，性倜儻。偶逢駿馬，愛之，其主所惜也。彰曰：「余有美妾可換，唯君所選。」馬主因指一妓，彰遂換之。馬號曰「白鶻」。後因獵，獻於文帝。

《武陵記》曰：後漢馬融勤學，夢見一林，花如繡錦，夢中摘此花食之。及寤，見天下文詞，無所不知。時人號為「繡囊」。

崔豹《古今註》：齊王后怨死，屍化為蟬，遂登庭樹，嘒唳而鳴。後王悔恨，聞蟬即悲嘆。

陳宣帝時，揚州人嚴泰江行逢漁舟，問之，云：「有龜五十頭。」泰用錢五百贖放之。行數十步，漁舟乃覆。其夕，有烏衣五十人扣泰門，謂其父母曰：「賢郎附錢五百，可領之。」緡皆濡濕。父母雖受錢，不知其由。泰歸，問焉，乃贖龜之異。因以其居為寺。里人號「法嚴寺」。

晉王導子悅，年二十，有名，為中書郎。導嘗夢人以百萬買悅，於夢中領之。導寤，不樂，亟為祈禱。未幾，修墻，掘得錢百萬，導意惡之，一皆不用。及悅病，導復夢一被甲持刀，自稱蔣山侯，索食。食畢，作色謂導曰：「公兒已賣與他。」言訖，覺。翌日，悅卒。

漢景帝好遊獵，見虎不能得之，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。帝乃夢虎曰：「汝祭我，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，從汝取之。」明日，帝之山，果見此虎死在祭所，乃命剝取皮牙。余肉悉化為虎而去。

後漢馬略，年十七，閉室讀書。九年不出，三日一食，續命而已。鄉里謂之「潛龍」。三十，謁桓帝，曰：「我，賢人也。」遂拜關內侯光州刺史。略棄官入海，惡蟲猛獸悉避路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齊有二烈士別於路，相與沽酒共飲。其人欲市肉，一人曰：「子亦肉也，我亦肉也，無須往市。」因以刀各割身肉遞相食啖。須臾，酒與肉皆盡而俱死。

梁武帝大清三年，侯景反，圍臺城，遠近不通。簡文與太子大器為計，縛鳶飛空，告急

於外。侯景謀臣謂景曰：「此必厭勝術，不然即事達人。」令左右射之。及墮，皆化為禽鳥飛去，不知所在。

《京房列傳》曰：房臨刑之時，謂人曰：「吾死之後，客星入天井。」舉朝皆哀之。

王充《論衡》云：漢李子長為政，欲知囚情，以桐木刻為囚象，鑿地為坎，致木人拷訊之，若正罪則木人不動，如冤枉則木人搖其頭。精感立政，動神如此。

王子年《拾遺記》曰：燕昭王時，波弋國人貢茶蕪之香，若焚，著衣而彌月不絕，過地則土石皆香，經朽木與腐草則皆榮秀，用薰枯骨則肌肉再生。

後漢明帝楊后，花面美色，有顛狂病，發則殺人。唯內傅孟召為文哀怨，后每讀之，顛狂輒醒。時人語曰：「孟召文，差顛狂。」

《玉箱記》曰：前漢劉子光西征過山而渴，無水，子光在山間見一石人，問之曰：「何處有水」石人不答，乃拔劍斬石人。須臾，窮山水出。

齊王奐二子融、琛，同是殷夫人四月二日孿生，又以四月二日同刑於都市。

梁武太清元年，岳陽郡民王保幸種田六頃，悉生嘉禾。

周厲王時，北斗與三臺並流，不知其所。厲王沒後，兩主星復見。

《搜神記》：吳時，葛祚為衡陽太守，先有大查當江損行舟，若祠祭者，查浮可見；不祭者，輒沈，暗覆行舟。祚造大斧數十，明旦往伐之。其夕，洶洶然，波浪振驚，查浮，遂移去，不為江中之患．人立碑，以誦祚之德也。

干寶《搜神記》曰：「零陵太守史滿有女，悅書吏，乃密使侍婢取吏食余殘水，飲之，遂有孕。十月而生一子，及歲，太守使抱出門，兒匍匐入吏懷，吏推之仆地，化為水。具省前事，太守以女妻吏。

司馬懿拜司空日，夜有人扣門請見，自稱白虎使者，皆衣白衣，懷中探一物，內懿手中，戒曰：「兩世慎勿開，墓中絕。」言訖不見。懿曰：「此或數也。」遂開視之，乃金龍

子，長三四寸，背上有銘云：「父子從我受重火。」至武帝受禪，世墓中絕，元帝渡江，都建鄴。

《三峽錄》云：宋順帝升明二年，峽人微生亮於溪中釣得一白魚，長三尺，投置船中，以草覆之。及歸，取烹之，見一美女道下，潔白端麗，年可十六七。自稱高唐之女，偶化魚游，為君所得。亮曰：「既為人，能為妻否」女曰：「冥契使然，何為不得」其後三年為亮妻。女曰：「數以足矣，請歸高唐。」亮曰：「何時復來」答曰：「情不可忘，有思即復至。」其後一歲三四往，不知所終。

成應元事統云：車胤好學，常聚螢光讀書。時值風雨，胤嘆曰：「天不遣我成其志業耶！」言訖，有大螢傍書窗，比常螢數倍，讀書訖即去。如風雨，即至。

漢黃霸為封溪令，部人陳廉攜酒並猩猩以獻。霸問：「是何物」人未及應，囊中語曰：「鬥酒並仆耳。」霸以其物有靈，開囊放之，猩猩悲啼而去。

梁徐勉為三公，武帝委以國事，每月三兩歸其家，家畜犬見，吠之。勉嘆曰：「吾憂國忘家，以致如是！」

《越絕書》曰：「越王勾踐既為吳辱，嘗盡禮接士，思以平吳。一日出遊，蛙怒，勾踐揖之。左右曰：「王揖怒蛙，何也？」答曰：「蛙如是怒，可不揖」於是勇士聞之，皆歸越而助平吳。

《搜神記》曰：馮棱妻死，棱器之慟，乃嘆曰：「奈何不生一子而死！」俄而，妻復蘇。後孕十月，產訖而死。

始皇二十八年登封泰山，至半，忽大風雨雷電，路傍有五松樹，蔭翳數畝，乃封為五大夫。忽聞松上有人言曰：「無道德，無仁禮，而天下妄命。帝何以封」左右咸聞，始皇不樂，乃歸，崩於沙丘。

漢高祖每戰，新當矢石，前後被七十二箭，或言滅七十二黑子。

柳積，字德封。勤苦為學，夜燃木葉以代燈火。中夕，聞窗外有呼者，積出見之，有五六丈夫各負一囊，傾於屋下，如榆莢。語曰：「與君為書糧，勿憂業不成。」明旦起視，

皆漢古錢，計得一百七十千，乃終其業。宋明帝時，官至東宮舍人。

後漢劉聖公初得璽綬之夕，有流星下降，如繩繞聖公。明日為劉盆子將謝祿縊殺之，亦繞星之象。

曹操無道，置發丘中郎、謀金校尉數十員。天下人冢墓，無問新舊，發掘時，骸骨橫暴草野，人皆悲傷。其凶酷殘忍如此。

成應元事統云：劉牧，字子仁，嘗居南山野中，喜山鳥之啼，愛風松之韻，植果種蔬。野人侮之，多伐樹踐囿。牧曰：「我不負人，人何負我」俄有二虎，近其居，為見牧則搖尾，牧曰：「汝來護我也？」虎輒俯首。歷數年，牧卒，虎乃去。

蚩尤是古之帝者，兄弟八十一人。皆銅頭鐵額，食沙啖石，然卒為黃帝所滅也。

《搜神記》曰：宋康王以韓朋妻美而奪之，使朋築青淩臺，然後殺之。其妻請臨喪，遂投身而死。王令分埋臺左右。期年，各生一梓樹，及大，樹枝條相交。有二鳥哀鳴其上。因號之曰「相思樹」。

黃帝斬蚩尤，冢在高平壽長縣，高七丈。時人常十月祠之，有赤氣如匹絳，時人謂之「蚩尤旗」。

《西京雜記》：弘成子少時，好學，嘗有人過門授一文石，大如燕卵。吞之遂明悟，而更聰敏，為天下通儒。又五鹿充宗受學成子，成子一日病，乃吐此石。充宗受而吞之，又為名儒。

晉陶侃微時，丁父艱，將葬，忽失牛，不知所在。遇一老父，謂曰：「前有一牛眠圩中，其地若葬，位極人臣。」又指一山云：「亦其次，當世出二千石。」言訖不見。侃尋牛得之，因改葬地。

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，及還洛，嘆曰：「吾居上司，疾奸臣樊豐之狡不能誅，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。」因飲鴆而卒。門人冤之，天子嘉之。改葬日，有大鳥翼一丈三尺，集於柩前，低頭垂淚。葬畢，乃飛去。時人以為忠貞所感。

《會稽記》：上虞蘭室山，葛玄所隱之處，有隱几化為鹿。鹿鳴，即縣令有罪。

司馬郊，字子都，隱居華山向五十年，禽獸日遊目前，有如家馴。每灌園，不食菜心，以其傷生意。及四時山果熟，果大，大鳥銜，果小，小鳥銜，俱送郊齋中，不知紀極。嘆曰：「禽鳥送我果甚多，但可日料三十顆。」異日如戒。比三十年，及郊卒，百禽聚於庭，悲鳴累日而去。

魏陳思王曹植與文帝不葉。文帝即位，嘗欲害之，又以思王太后之愛，不敢肆心。因召植遊華林園，飲酒酣醉之，密遣左右縊殺。使者以弓弦三縊不死，而弦皆頓絕，植即驚覺。左右走白帝，帝自是後不敢害植。

《華陽國志》：夜郎者，有一女子浣服水濱，忽見三節大竹筒至女前，聞竹中兒啼，剖而視之，得一男。收養及長，甚有武才，自立為夜郎侯，以竹為姓。

淄川有女曰顏文姜，事姑孝謹，樵薪之外，復汲山泉以供姑飲。一旦，緝籠之下，忽湧一泉，清泠可愛。時人謂之「顏娘泉」，至今利物。

漢楊仆為樓船將軍，自以功高，恥為關外人，請以家財移關於新安，有詔從之。

《列子》曰：「韓娥過齊雍門，鬻歌假食，既畢，而余響繞梁三日不絕。娥因曼聲哀哭，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，三日不食。復作長歌，於是雍門之人欣躍抃舞不止，乃厚賂遣之。

項籍開始皇墓，探取珠寶，其餘不盡取者，有金雁飛出墓外，為羅者所獲。

漢武帝元封中，浮圻國貢蘭金之泥。其金生於湯泉。盛夏之日，波浪常沸，飛鳥不敢過，居人不敢渡。國人於水邊，見有此泥，取為器物，色若紫磨金，其滑者如泥。貢於漢，帝取之，常封亟匣以辟邪魅。衛青、張騫皆蒙此泥封璽綬。帝既崩，紫泥遂絕。

石虎於太武殿前造樓，高四十丈，以珠為簾，五色玉為佩。每風至，即驚觸似音樂在空。過者皆仰視，愛之。又屑諸異香如粉，撒樓上，風吹四散，謂之「芳塵」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有人臭者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道路皆惡之，此人無所容是，乃之海

上。海上有人悅其臭，晝夜隨之，不能拋舍。

晉文公時，有蛇當道而橫。文公以為不祥，反政修德，令吏守蛇。守吏夜夢有人殺蛇，曰：「何以當聖人道」覺而見蛇已壞矣。

《莊子》云：齊桓公出遊於澤，澤畔見一物，其大如轂，其長如猿，紫衣而朱冠，見人則捧其首。公謂管仲曰：「此其怪乎」仲曰：「此委蛇也，見者必霸。」公後果霸，其國為五霸之首。

魏公子無忌視事，忽有一鷓逐鳩，鳩入公子案下，鷓遂去。令捕鷓，取數百，列於庭下，問之：逐鳩者當伏翅。有鷓伏罪於地，乃殺之，而放其群鷓。

後漢盧景初生，項有一叢白毛，數之得四十九莖。後四十九年卒。

後漢裴安祖，常息大樹下，有鷙鳥逐一雄雉，雉急投安祖，忽觸樹而死。安祖哀之，置於蔭地，俄頃復生，乃飛去。因寢，見一人衣冠甚偉，拜謝安祖，曰：「荷君保全，故此伸謝。」安祖年八十而卒。

後漢鄭宏為臨淮太守，行春，有二白鹿夾車而行。宏異之，主簿黃國曰：「三公車旁畫鹿，君必為相。」後位至太尉。

宋長沙王道憐子義慶，在廣陵臥病，食粥之次，忽有白虹入室，就食其粥。義慶擲器於階，虹遂作風雨聲，響撼庭戶，良久不見。

《列女傳》：「陶答子相陶，其政不修而家益富。其妻抱子而泣，姑問：「泣何也？」曰：「妾聞南山有玄豹，霧雨十日，不下食，欲為澤其身而有文章也，故有威而遠害。今夫子不修德而家益厚，禍將至矣。」期年，而答子見誅。

偽蜀李勢宮人張氏，有妖容，勢寵之。一旦化為大斑蛇，長丈餘，送於苑中。夜復來寢床下。勢懼，遂殺之。後有鄭美人，勢亦寵愛，化為雌虎，一夕，食勢姬三人。未幾，勢為桓溫所殺。

吳道子善畫神—元中，將軍裴旻居母喪，詣道子，請於東都天宮寺圖神鬼數壁，以資冥

助。答曰：「廢畫已久，若將軍有意，為吾纏結舞劍一曲，庶因猛勵，獲通幽冥。」旻於是脫去衰服，若常時妝飾，走馬如飛，左旋右抽，擲劍入雲，高數十丈，若電光下射，旻引手執鞘承之，劍透空而下。觀者數千人，無不悚栗。道子於是援毫圖壁，俄頃之際，魔魅化出，颯然風起，為天下之壯觀。道子平生所畫，得意無出於是。

晉王愷有牛，號「八百里」，常瑩其踶是角。王武子戲與射賭，以金敵之，偶中的，謂左右曰：「可生采其心作炙。」至，食一臠而止。

蜀將姜維既死，剖其腹，視其膽如鬥大。

左思構《三都賦》，門庭墻混皆置紙筆，十年乃就。

漢張倉年老而無齒，飲人乳，過百餘歲終。常感王陵，母卒後奉陵妻，朝夕侍諾，如事其母。

唐德宗朝有陽城者，華陰人也。其弟域。兄弟雍睦，坐臥相隨，皆不娶妻。朝廷以諫議大夫徵起。性嗜酒，常枕以江石，每用質於酒家，有得三數斛者。料錢入室，即復贖之。

唐文宗朝宰相路隨，誌行清儉，常閉門不見賓客。狀貌或似其先人，以此未嘗視鏡。又感其父沒蕃，終身不肯西坐，其寢西首。

晉桓玄貪穢，金玉不離其手。

吳隱之兄坦之，葬母設祭，每祭，慟絕，至第七祭，嘔血而死。

要離羸瘦極，每出，遇順風即行，逆風即倒。

漢成帝趙飛燕身輕，能為掌上舞。

唐高開道，箭在腦中，使醫鑿骨取出鏃，與客飲酒，談笑如常。

唐天后朝，宰相婁師德溫恭謹慎，未嘗與人有毫髮之隙。弟授代州刺史，臨行戒曰：「吾甚愛汝，慎勿與人相競。」弟答曰：「人唾面，亦拭之而去。」兄曰：「只此不可。

凡唾汝面者，其人怒也。拭之，是逆其心。何不待其自乾」其於保身遠害，皆如此類也。

蒼梧王酷暴好殺，嘗自持刀槊行，見人即擊刺死之。若一日不殺人，即慘而不樂。

何宴常服婦人之衣。

晉陸雲，字士龍。家在吳，久不得家信。有犬黃耳，雲摩其背，謂曰：「與吾達一書至家，得否」其犬即搖尾，因以竹筒盛書，置之犬項。旬日達家，得報而還。

陳正為太官，進炙，有發貫炙。光武令斬正，正曰：「臣有三罪，請言畢而後死。」曰：「山出炭，炎焰不能焦發，臣罪一也；匣出佩刀，日砥礪，不能斷髮，臣罪二也；臣與庖人六目同視之，曾不如黃門兩目，臣罪三也。」光武乃罪黃門而釋正。

漢武帝自甘泉至渭橋，有女浴於渭水者，乳長七尺。上怪問之，答曰：「後第七車當知我。」時侍中張寬在第七車，使問之，寬曰：「祭天星，齋不嚴，即此女見。」

梁沈約家書藏十二萬卷，然心僻惡，聞人一善，如萬箭攢心。

唐富人王元寶，玄宗問其家財多少，對曰：「臣請以一縑系陛下南山一樹，南山樹盡，臣縑未窮。」時人謂錢為王老，以有元寶字也。

玄宗御含元殿，望南山，見一白龍橫亙山上，問左右，曰：「不見。」急召元寶。問之，元寶曰：「見一白物橫在山頂，不辨於狀。」左右貴人啟曰：「何臣等不見，元寶獨見之也？」帝曰：「我聞至富敵至貴。朕天下之主，而元寶天下之富，故耳。」

玄宗幸蜀之時，至東泰山，內臣高力士攏馬請下，東北陳四拜，奏曰：「陛下出幸忽遽，不得親辭九廟。此山最高，可望秦中。」玄宗悲感慟極，左右不勝哀咽。

陸賈得南越王趙佗所贈，橐中裝萬金。歸分五男，各令散居。而賈攜侍兒竟樂遊於五子之家，每止十日，極其滋味承奉，其玉劍珠寶，隨身皆賜之，雖非訓導，亦為達見。

魏鮑子都暮行於野，見書生卒然心痛，下馬為摩其心。有頃，書生卒。子都視其囊中，有素書一帙、金十餅。乃賣二餅，葬書生。其餘枕之項下，置素書腹上，而退。其後數

年，子都行，有一駿馬逐之。既而有認馬者，謂子都為盜，因問兒所在。子都具言。於是相隨往開墓，取其兒歸葬，金八餅在項下，素書在腹上。舉家詣官，稱子都之德。由是子都聲名大振。

魏毛玠，字孝先。為尚書，人無敢以好衣食見者。武帝嘆曰：「吾不及毛尚書能移風俗」。

竇嬰征七國時，得賜千金。置之廡下，任人所取，不入私室。

宋昭王出亡，謂其御者曰：「吾知所以亡者。」御者曰：「何以知之」昭王曰：「吾被服而立，左右皆曰：『君麗者也』；發言舉事，左右皆曰：『君聖者也。』吾內外不見其過，安得不亡乎」於是改行易操，後三年，美行於宋，宋人迎之，復位，謚曰昭。

晉王戎，字濬仲。性鄙吝。家有綠李，子熟時惠人，必鉆破其核，恐他人種植之。

王澄出為荊州刺史，送者盈路，見路傍樹有一鵲巢，乃自解衣上樹，探弄鵲雛，傍若無人。

王右軍，永和九年曲水會，用鼠鬚筆蠶繭紙為《蘭亭記敘》，平生之劄，最為得意。其後雖書數百本，無一得及者。太宗令御史蕭翼密購得之，爵賞之外，別費億萬。太宗臨崩，謂高宗曰：「以《蘭亭》殉吾，孝也。」遂隨梓宮入陵。

漢張騫奉使大月氐，往返一億三萬里，得葡萄、塗林、安石榴，植之於中國。

漢和憶為畿令，常有一虎害人，億令設檻，得二虎。億曰：「害人者低頭。」一虎低頭，億殺之，其一虎放去。自是猛獸皆出境，吏人以為神君。

後漢鄭玄居山東，有疑，莫知所問，遂往入關詣馬融。三年不得見。一日融大會，遂見之。登樓問其疑，數十段皆決。語畢，遂歸。融謂門人曰：「玄既歸，吾道東矣。」

晉索轜報兄之仇，手殺四十人。

魯公儀休為相，歸見其妻織，乃焚機而出，謂其妻曰：「吾為相食祿，今爾奪百姓之利，

使民安歸哉」

韓康伯隱藥肆，賣價無二。有二女子買藥，不識康伯，乃酬酢之，康伯不移，女子曰：「君何若康伯無二價也！」康伯乃逃去，不知所在。

高麗國王侍婢立王左右，一旦，有氣自天而下，大如雞子，入其口。十月孕一男，名曰「東明」，善射。王恐為國害，欲殺之。東明走，彎弓射水，魚鱉浮出而為梁，以渡東明。

魏武帝嘗居銅雀臺，及終，令妓樂登臺望西陵而歌舞。

鄭子華之弟子臧，好聚鷸毛為冠，鄭伯聞而惡甚，使盜誘殺之。君子曰：「服之不衷，身之災，以其非法服也。」

晉大醫司馬程據上武帝雉頭裘。詔曰：「此裘非當服，損費功用。」遂命火，於殿前焚之。

陶潛在家，每酒熟，即以頭上葛巾漉酒，畢，復裹之。

晉羊琇，字稚舒。家富豪，秋冬月造酒，令人抱甕，須臾，易之，有頃便可熟。

漢文帝儉約，常集諫書囊而為帳。所幸姬慎夫人，衣不曳地。

晉庾衮，字叔褒。父在常戒衮以酒。及父歿，日飲不止。因責曰：「余廢先人之戒，何以訓人」乃攜挺於墓前，自杖三十。

晉明帝十餘歲，未為太子，元帝坐之膝上，問曰：「日與長安孰近」答曰：「日近。」復問之：「何言日近」答曰：「舉頭見日，不見長安。」帝異之，明日對群臣，復問之，答曰：「日遠，長安近。」元帝甚驚，問曰：「何以與昨日之對有異」復答曰：「只聞人從長安來，不聞人從日邊來。」帝愈奇之，立為太子。

管輅年七八歲時，與鄰里小兒戲，畫地為日月星辰之狀，言動不常。父母禁之，答曰：「家雞、野鵠尚知天時，況人乎哉！」

舜父瞽瞍納後妻讒言，嘗笞舜。舜見小杖則受，大杖則走，故能保身於孝道。

黃霸為潁川太守，召吏。方食於野亭，鳥攫食。霸見吏曰：「汝為鳥攫食耶」吏驚，以為霸盡知其行止，後不敢為非。

秦敗，豪傑之士爭取金玉，唯任氏子獨為倉窖貯粟。後谷石萬錢，於是金玉寶貨盡歸任氏。

何邵字敬祖。日供口食，計二萬錢，而兼四方珍味，雖三日帝廚之膳，不及之也。

《呂氏春秋》曰：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，人笑其用重求所輕也。

唐初張公藝九世同居，高宗東封過其家，問之：「何以致然」公藝執筆，唯書百餘「忍」字，余無他言。遂旌表其門。

漢高祖既入關，諸將劫珠玉寶貨，唯蕭何獨收秦格式律令。卒為漢名相，功居第一。

阮修，字宣子。居貧，年四十未有室。王敦等斂錢為婚，皆名士也。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。

隋劉君良累代義居，兄弟四人同氣。大業末，天下饑饉，其妻欲勸分居，乃竊取庭樹中鳥雛置諸窠中，令群鳥鬥競。舉家怪之。其妻曰：「今天下大亂，戰爭之秋，禽鳥尚不相容，況人乎」君良知其計，中夜遂攪妻發，大呼曰：「此乃破家賊！」召諸兄弟，哭以告之，而棄其妻，居雖三院，而共一廚。

唐中宗為天后廢於房陵，仰天而嘆，因拋一石於雲中，心祝之曰：「我為帝，即此石不落。」遂為樹枝閣之。至今猶存。又有人渡水拾薪，得一古鏡，進之。中宗照面，其影中有人語曰：「即作天子，即作天子。未浹旬，踐居帝位。

荀奉倩與妻情厚，冬月，婦病熱，奉倩出，露坐，候體冷，即入熨之。甚為世所饑。

玄宗幸蜀，至利州吉伯渡，有一白魚來御舟而過。

河間王孝恭，才智識略時出於眾。初受詔征蒲公」，上有一器，倏然變成血，滿坐驚畏，左右不測。孝恭自省無負神祇，此變應是公」。時人服其先見。

太公封於齊，宿於逆旅，主人晨起，有一人謂曰：「客寢甚甘，殆非就國者也。」太公蹶起即路。俄有追者至，以其出關，遂止。

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，國人知之。桓公謂管仲曰：「寡人與仲父言，國人知之，何也？」管仲曰：「意者左右有聖人乎今東都牙安在」桓公顧曰：「在此。」管仲曰：「子何以知之」牙曰：「君子有三色，是以知之。」仲曰：「何謂三色」曰：「歡欣眾悅，鐘鼓之色；愁倅哀憂，衰絰之色；猛厲忠實，兵革之色。」仲曰：「何以知其莒也？」曰：「君東面南面指之，口張而不掩，舌舉而不下，是以知其莒也。」

朱敬則，亳州末城人。孝友忠鯁，舉世莫比。門表闕者六所，古今無之。

公儀休相魯國，入園，見妻蒔葵，因拔去，謂妻曰：「身為國相，與民爭利，非理也。」乃逐其妻。

晉文公出伐衛，公子仰而笑。公問曰：「何笑」公子曰：「臣笑臣鄰人也。臣之鄰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，道逢桑婦而悅，與之言；然顧視其妻，亦有招之者矣。是以竊笑之。」公悟其言，乃止，引兵而還。未到，有伐其北鄙者。

昔有人海上日與鷗鳥狎，引數百相從。其父曰：「吾聞鷗鳥從汝遊，可與俱來。吾玩之。」明日，其人往，群鷗翔而不下，蓋以機萌於心而物懼也。

姚泓將妻子降於劉祐，祐斬之於建康市。凡百里之內，草皆焦而死。

符堅委政於王猛，小大無疑。猛卒，其子皮謀反。堅讓曰：「丞相臨終，以十具牛為田，不聞與子求位。知子莫若父，何斯言之驗也。」赦而不誅。

唐儀鳳中，中書舍人歐陽通起復判館，每人朝，必徒跣至城門，然後著鞋。到直省之所，即席地籍槁，非公事不言，未嘗啟齒。歸家必衣衰絰，號慟無時。國朝奪情，惟通得理。

漢宣帝足下有毛，所居常有光耀。

晉顏含有孝行。兄幾服藥過多，死於家。含遂開棺，復生。母妻家人盡勤倦，含棄絕人事，侍兄疾十三年，曾無勞怠。

宋燕相齊，見逐罷歸，召門尉陳饒等二十三人，曰：「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乎」饒等皆伏而不對。燕曰：「悲乎哉！士大夫易得而難用。」陳饒對曰：「非士大夫易得而難用，君不能用也。君不能用，即有不平之心，是先諸己而責諸人。」燕曰：「先諸己而責諸人，其云何？」饒曰：「三斗之粟，不足於士，而君雁鶩有餘食；園果梨栗，後宮婦女以相攜擲，而士不得一嘗；綾紈綺穀，麗靡於常服，而士大夫不得以為祿。財者，君之所輕；死者，士之所重。君不能捐其所輕而使士致其所重，譬若鉛刀蓄之，幹將用之，不亦難乎！」宋燕慚而避席，曰：「燕過矣。」

楚王聘莊子，莊子曰：「吾聞神龜死三年，置巾藉之而藏之宗廟堂之上。此寧死為貴乎寧其生曳尾於泥中矣。」遂不赴楚聘。

汲黯不樂為淮陽相，固辭之。帝曰：「卿可臥理之」。

卷下

趙簡子死而未葬，而中牟叛，五日，襄子舉兵攻之。圍未匝，而城自壞者十丈，襄子令退軍，吏諫曰：「君殊有罪而城自壞者，天助也。曷為退」襄子曰：「吾聞於叔向曰：『君子不承人之危，不扼人之險。』使其理城後攻之。」中牟聞之，請降。

太康畋於洛之表，十日不返。其弟五人輦其母以從。終失國。

漢王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，呂後問計於張良。曰：「南山有四皓，隱而不仕於秦。太子卑辭延之，若四老人到，扶太子，一助也。」於是東園公、夏黃公、角裏先生、綺裏季皆隨太子入謁。高帝曰：「吾得天下，不到。今從吾兒遊，何也？」四老曰：「陛下侮慢，臣等恥來。今太子賢明，臣故佐之。」於是太子乃定。高祖謂戚夫人曰：「羽翼已成，難動搖矣。」

張嘉祐為相州刺史，至都，詢故事。皆云前後太守多不生出郡城，苟不流死則貶。嘉祐

按其圖籍，自後周尉遲迥死王事始也。乃為迥立廟，四時享之。後三年，入拜大金吾。到吳競加以冕服，而其後皆榮遷去。

漢耿壽昌置常平倉，賤時糴粟，貴時減價，恤民，以成為國之體也。

唐崔群為相，清名甚重。元和中，自中書舍人知貢舉。既罷，夫人李氏因暇日常勸其樹莊田以為子孫之計。笑答曰：「余有三十所美莊良田遍天下，夫人復何憂」夫人曰：「不聞君有此業。」群曰：「吾前歲放春榜三十人，豈非良田耶」夫人曰：「若然者，君非陸相門生乎然往年君掌文柄，使人約其子簡禮，不令就春闈之試。如君以為良田，則陸氏一莊荒矣。」群慚而退，累日不食。

唐魏元忠神氣剛直，初為洛陽令，有罪戮於都市，已坐訖。天后以元忠有平徐敬業之功，特敕免之。承制者走而傳呼釋元忠。傳呼先至，執捉者扶令起，元忠曰：「敕未至，豈可求生」有頃方至。觀者咸服其安閑神異也。

隋煬帝無道，杜伏威以齊州叛。煬帝遣陳棱擊之。棱下偏裨射中伏威額。伏威怒曰：「不殺射我者，終不拔此箭。」由是奮擊而入，獲所射者，乃令拔箭畢，然後斬其首，攜入棱軍中，棱遂大敗。

漢惠帝時，叔孫通諷上曰：「古者春有獻，今櫻桃熟，願陛下取之。」獻果皆自此始。

北齊高洋凶暴，貴嬪薛氏有小過，遽殺支解之。抱其股為琵琶彈之，復嘆曰：「佳人難再得。」

唐滄景節度李同捷叛，王智興帥徐泗兵討於棣州。時同捷遣一能言者披短褐坐於城上戰棚罵智興，軍吏恥之，智興蒙衣掩耳不忍聞。有一卒曰：「此可用拋石擊去其首。」智興喜曰：「若中，賞汝千萬金。」乃具拋發一石，正中其首，隨石迸落。軍中歡叫，城上飛動。

漢承宮威名聞於匈奴，匈奴欲識，使人求見宮。宮啟帝曰：「域外重人形狀魁梧，臣貌醜陋，不如選瑰偉者示之。」帝以大鴻臚卿魏應代之。

東漢宦者張讓、趙忠持國權，引用屠沽人登清貴。靈帝語左右曰：「張常侍是我父，趙

常侍是我母。」故卒以滅漢者，趙、張是也。

張安世每舉進賢達，不令其知。或有詣門謝者，安世亦不見。終身恨曰：「安有拜官公庭，謝恩私門乎！」

虞氏，梁之富人也。起高樓臨大道，日夕歌宴擊博於上。博者勝，掩口而笑。適有三客過樓下，飛鳶銜腐鼠墮客丄舉面，值其笑。二客相與謀曰：「虞氏富樂久矣，我不侵犯，何為辱我」乃聚眾滅其家。諺曰：「驕奢之災，禍非一致。」

漢邴丹曼容養誌樂，外權勢，仕至六百石，即免歸，畏權而禍至也。

張衡死，蔡邕生，時人以邕為張衡後身。

唐初有闞棱者，善用長刀，刀長丈餘，每下刀，斃數人。莫有嗣者。

薄昭，漢文帝舅。以其殺漢使，文帝不忍行法，乃令朝臣衣喪服哭之。昭遂自盡。或云：昭侍飲，酌酒不滿，一郎糾之。昭既歸，使人持刀殺糾者。帝聞之，怒，故有此。

北方有匈奴，形質皆人，而足如馬蹄，謂之「馬蹄突厥」。

竇滔久戍，其妻蘇氏能詞，織錦為回文詩，敘離間阻隔之意以寄之，其理縱橫讀之皆有旨義。

賈達年五歲，姊抱聽鄰家讀書，及長，俱能通經籍。姊問曰：「吾未嘗教汝，何得致然」答曰：「姊抱聽讀書，皆省之。」及成人，更博群書。天下聞名，載粟帛受業，而家大富。時人以為賈達「舌耕」。

鐘繇年七十而納正室。

衛青，本平陽公主家參乘。駙馬曹壽卒，敕令擇國中貴居第一者尚之。青最貴，主問之曰：「是常為我參乘，如之何」使者答曰：「當世無如將軍者。」遂尚平陽公主。

漢武帝乳母恃恩，家人縱橫。帝怒，乳母流於邊，入辭帝。郭舍人謂曰：「母今出時，

但屢顧我，當救母不行。」母如其言，乃顧舍人。舍人罵曰：「嫗回顧，何為帝壯矣，豈假汝乳耶！」帝於是悅，遂不流乳母。

秦優旃侍始皇，立殿上。秦法重，非有詔不得輒動。時天雨甚，武士被盾立於廷，優旃欲救之，戲曰：「被盾郎，汝雖長，立雨中；我雖短，立殿上。」始皇聞之，乃命徙立廡下。

漢高祖微時，常與客過其丘嫂食⊥益羹，嫂厭叔，佯為羹盡，憂其釜。高祖怨其嫂。及為帝，封其子為憂羹侯。或問帝，帝曰：「其母不長者。」

齊景公時，有一人犯罪，景公怒，令支解之，語曰：「有敢諫者誅！」晏子左手持其頭，右手執刀，仰問景公曰：「自古聖主明王，支解人從何而始」景公遽舍之，曰：「罪在寡人。」

梁元帝眇一目，寵徐姬。姬性妒，後怨帝，每召至，即妝半面見之，意者以帝一目，非為全面也。帝親殺之。

屍鄉有祝雞翁，善養群雞，皆有名呼之。販賣雞卵，獲億萬。一旦，逃入山，不知所之。

李懷光既叛於蒲，朝廷以法誅之。有子七人，其長曰銛。謂諸弟曰：「我兄弟不可死於兵卒之手，曾不自裁！」於是執劍俱斬弟首，堆積疊之，立劍於中，以心淬劍，乃洞於胸。聞者傷之。

鄭之管城，有居人鄭虔章者，落魄杯酒間，年五十餘，無聞焉。日醉歸，寢賓署中。夕，引手取酒器，遂為鬼拽臂入坑，逡巡至膊，其人慌叫。親戚舉燭俱至，相與牽爭而不能制。漸入，至胸臆，頭遂入地，俄然全身陷沒，若墮水者。乃合眾將鍬钁掘之，深丈餘，得一枯骨，可長八九寸，又復旁搜，無所見。因出而葬之。

王鍔為辛京杲下偏裨，杲時帥長沙，甚易之。一旦擊球，馳逐既酣，鍔仰天呵氣，氣高數丈，若白練上衝。杲謂妻曰：「此極貴相。」遂以女弟配之。鍔終為將相。

西極有獻續弦膠者，帝不信，即斷而接之，使人挽拽，及他處斷，而接者如故。

魏國有女子，極美麗，逾時不嫁，以右膝上常患一瘡，腫，膿水不絕。遇華佗過，其父問之，佗曰：「使人乘馬，牽一栗色犬，走三十里。歸而截犬右足掛之。」俄頃，一赤蛇從瘡而出入犬足中，其疾遂愈。

玄宗朝，有張果老先生者，不知歲數，出於邢州。帝迎於內，禮敬甚。問，無不知者。一旦，有道士葉靜能，亦多知解，玄宗問：「果老何人？」靜能答曰：「臣即知之。然臣言訖即死，臣不敢言。若陛下免冠跣足敕臣，臣即能活。」帝許之。靜能曰：「此混沌初分白蝙蝠精。」言訖，七竅血流，偃仆於地。玄宗遽往，果老徐曰：「此小兒多口過，不謫之，敗天地間事耳。」帝哀懇久之，果老以水噀其面，復生。其後果老辭歸邢州所隱之處，俄然不知所往。

後漢劉焉，字君卿。靈帝時為太常，見王室多故，意求之交阯，欲避難。侍中董扶謂焉曰：「常見益州有天子氣。」焉乃求益州。遂拜之。既而至蜀，思扶之言，咸造乘輿旌旗，一如王者之制。忽一旦，天火下燒，所造作物蕩盡。焉疽背而死。

始皇時，長安縣忽有大水漲而欲沒縣。主簿全幹入白，明府謂幹曰：「今日卿何作魚面」幹曰：「明府亦作魚頭。」言訖，遂陷為湖。

唐宰相王涯，奢豪其極。庭穿大井，合木為櫃，嚴其鎖陰，天下寶玉珍珠瓊璧，投置水中，汲水供涯所飲。未幾犯法，為天兵梟戮而赤族，涯骨肉色並如金。

《神異記》註曰：西南大荒中，有獸，形如兔，人面而能言，心常欺人，言東即西，言南即北，其名曰「詭」。

吳孫權獵於武昌，有神女見，曰：「今日當獵異獸。」忽然不見。俄頃，獵得一豹。女復見，曰：「可豎其尾於我處而立祠焉。」或曰，豹尾之設，自孫權始焉。

《三十國春秋》：偽前梁張重華在梁州，欲誅西河張祚。祚廄馬數十匹，同時皆無尾。未幾祚遇禍。

唐賈直言，德宗朝父泄漏禁中事，帝怒，賜鴆酒。直言白中使，請自執器以飲其父。中使然之。直言既持杯而自飲之，立死。酒自左足間出，復活。具奏，遂流其父於南海。遇恩歸，還東平。以勁直名聞，拜諫議大夫。直言妻董氏，亦奇節。直言隨父流所，謂

董氏曰：「先死莫期，不得相見。」令其改適。董入室以繩縛發，取筆令直言封之，啟曰：「非君不解，畢死不開。」其後二十二年再會，舊題宛然。以油沐之，其發俱墮。

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：「終須殺此田舍奴！」文獻皇后問曰：「大家嗔怨誰也？」帝曰：「只是魏徵老兵，對眾辱我。」后入院，衣ㄆ翟，下殿拜。帝驚問曰：「何也？」后曰：「妾聞主聖臣忠。徵能直言，非大家聖德，不有忠臣。妾敢為賀。」帝大悅，益重魏徵。

曹操密語左右一人曰：「汝明日可挾一刃入吾室中，吾令人執汝，汝勿言，吾有重報於汝。」其人不悟，遂緘默至於死。操用此以惑眾，能察人眉睫之用也。

子貢一出，存魯、亂齊、破吳、強晉而霸越。

唐張文成七登科選，員半千云：「張子之文如青錢，萬揀萬中。」時人以文成為「青錢學士」。

唐狄仁傑為大理寺丞，申中上考功駁下，問：「有何勞績」寺復執申曰：「歲凡斷獄一萬二千。」考功特升上下考。

齊高洋殘酷，其弟南陽王淖獻計，令取群蠍置斛中，俾斷一人為蠍所螫，哀號宛轉，不勝其苦。洋笑，飛書謂其弟曰：「有此樂事，何不早言之」

玄宗御勤政樓，於下百戲，坐安祿山於東閥看。肅宗諫曰：「歷古今無臣下與君王同坐閱戲者。」上曰：「渠有異相，故禳之。」又嘗與之夜宴，祿山醉，化為豬而龍頭。左右遽告，帝曰：「渠龍首豬身，無能為也。」終不殺之，卒亂中國。

河上公嘗居河上，不知姓字，無營欲，不履城郭。文帝召之，不至，乃就見之。自雲窮《老子》一經，甚侮侵於世。與帝語之，帝曰：「吾，君也；公，卿也。豈無敬君之禮乎」公遂躍起空中，曰：「吾上不在天，下不在地。帝雖尊，於我何加！」帝謝之，乃下。共論《老子》經之義，帝不能屈。

陸雲有笑癖，嘗謁司空張華，華多鬚，以袋盛之，雲見華，不及拜而笑倒。又嘗自服綘絰上船，見水中影，笑而墮水，幾至於死。

太宗以魏徵為人鏡，謂左右曰：「以古為鏡見成敗，以銅為鏡知美醜，以人為鏡知善惡。吾用此三鏡以辨興衰。今魏徵死，吾失一鏡。」

李衡，江陵種橘千樹，歲收其利。謂其子曰：「吾有木奴千頭，可為汝業，當終身衣食也。」

祭彤為遼東太守三十年，帝嘉其功，賜錢百萬。

周亞夫平七國歸，不得任用，怏怏不樂。帝覺之，因宴與肉，大胾不設筯。亞夫有怨色。帝付廷尉。饑食槁席九十日，至俄死。先時人相其有縱理入口，當餓死，果然。

呂蒙隨姊夫鄧當擊賊，年十六，呵叱而前。當不能禁止。歸言於母曰：「貧賤誰可居設有功，富貴可致。」又曰：「不探虎穴，焉得虎子」遂成大名。

隋文帝在位時，已無道。天下船長三丈，謂其既大，必能藏匿奸黨，並令沒入官。

昔有人出行，逢一兔走，頭擊樹而死，其人得之。後日日忘家失業，專坐此樹下守兔。有過者見之，問：「汝何守株也如是」

後漢竇武生時，其母並生一蛇，乃送山中。及武母死，有大蛇至母棺柩側，蜿蜒磕頭血流而去。

郅都為濟南太守，誅豪族三百餘家，不顧妻子。

後漢韋逞母宗氏，博究經典，置生徒一百二十人，隔紗窗授業。

荀菘有女名灌。菘為襄陽太守，為杜魯所圍，菘欲求救於平南將軍石覽。灌年十三，率勇士千餘人，逾城突圍，且戰且前，詣覽乞救。覽假兵救菘，賊遂走散。

契苾何力，西番酋種太守，授右驍衛將軍，早立功勛。太守征遼，至白雀城，為賊所圍，腰中賊槊瘡極重。帝因傳令，及拔賊城，得行槊者高突鶻雛。太宗捉付何力，令自殺。曰：「犬馬猶為其主，況於人乎彼為其主，用刃而刺臣者，是勇也。本不相識，豈是冤仇。」遂舍之。

郤超有曠世之度，每有寒素後進，力引拔之。死日，為其作誄者四千餘人。

魯肅以義氣周急為意。周瑜為居巢長，居母喪，過肅求糧。時肅有米兩囤，各三千斛，指一囤與瑜。瑜奇之，遂定交。卒霸吳。

晉王渾妻鍾氏，名琰，有藻鑒。生女子淑，求夫，有兵家之子甚俊，欲妻之。令與群吏處，琰自帷中竊視之，曰：「此人才足拔萃，然地寒壽促，不足展其器。」遂止。其人數月卒。

伊尹負鼎以幹湯，湯令調味甚甘，得進見。湯問之，答曰：「使臣調國亦如是。」遂以為相，果成王道。

玄宗幸蜀，裴士淹從駕。馬上以商較當時卿相，士淹曰：「姚元之如何？」上曰：「才而健者也。「宋璟如何？」上曰：「賢而泥者也。」論及數十人，皆當其目。末曰：「李林甫如何？」上曰：「妒賢嫉能，古今無比。」士淹曰：「若陛下知之，何委用如此之深也！」上俯首而無言。

晉杜預拜荊州，賀客皆集，羊琇與裴楷後至⊥坐連床，琇怒曰：「杜預以連榻待客。」拂衣而出。

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，每食一杯羹，費錢約三萬，雜寶貝珠玉雄黃朱砂煎汁為之。至三煎，即棄其滓於溝中。

漢昭帝納上官桀孫女，其父名安，策立為後，方年六歲。

唐蕭穎士，開元中，年十九歲，擢進士第。儒、釋、道三教，無不該博。然性褊躁，忿戾無比。常使一傭仆，曰杜亮。每一決責，便至瘡痍，養平復，為其指使如故。人有勸亮曰：「子，傭夫也。何不適善主，而自苦若是」答曰：「愚豈不知但愛其才，慕其博奧。」以此戀戀不能而卒至於死也。

吳諸葛恪妻晨起對妝臺，一婢侍後，忽躍身觸棟，張目大叫曰：「室家被害。」有頃，家人歸曰：「恪為孫峻所殺。」

陳仲弓《異聞記》曰：「張廣定者，遭亂避地，有一女子，四歲，不能走，又不忍棄之，乃懸籠於古冢中，意謂他日得骸骨。及三年，歸引取之，見其尚活。問之，女答曰：「食盡則餒，見其旁有物，引頸呼吸，則效之，故能活。」廣定入冢視之，乃一龜也。陳寔之言，固當不妄。

玄宗偶與寧王博，召太真妃立觀，俄而風冒妃帔，覆樂人賀懷智巾幘，香氣馥郁不滅。後幸蜀歸，懷智以其巾進於上，上執之潸然而泣，曰：「此吾在位時，西國有獻香三丸，賜太真，謂之瑞龍腦。」

晉荀爽女適陰瑜，周歲，瑜卒。爽以女才高氣逸，湣其少寡，欲奪誌再嫁郭奕，遣所親人問之。女私挾刃至，爽奪之。其後廣集親族，設大宴，方合，令奕突出見之。女令四角備燭，與奕相見。奕但危坐。即令備浴，女遣二侍者出家以取他物，乃刺臂血書扇曰：「以屍還陰氏。」自縊而死。

昔者愚公居山之陰，而出入有阻，乃勖勵子孫移之。山神見曰：「山極崇高，汝何可移」公曰：「吾生有子，子復有孫，子子孫孫，誓而移之，何為不可」於是神命誇娥氏為移之。

秦於驪山之下，坑儒士二百四十人，焚詩書，皆用李斯之計，欲愚黔首焉。

赫連勃勃，本號屈子，自改其姓雲赫連勃勃，言輝赫與天連。殺人，積其頭為京觀，謂之髑髏臺。蒸土築城，錐刺入，即杖築者死；刺之不入，即鍛錐者死。其造器，射入甲者，殺鎧匠；不入者，殺弓匠。莫知所措。

梁周興嗣為散騎常侍，聰明多才思。武帝出千言，無章句，令嗣次之，因成《千字文》。歸而兩目俱喪。及死，開視之，心如掬燥泥。

劉幽求自朝邑尉為中書舍人，三日內拜相。

太宗謂虞世南一人有五絕：一曰博聞，二曰德行，三曰書翰，四曰詞藻，五曰忠直。圖形淩煙，壽年八十一終。

公孫瓚既殺劉虞，則見有勝己者皆殺之。男子年七歲者，不許入城。傳達皆用婦人，令語音雄者宣揚其命。

袁紹逼急，乃先縊其妻兒姊妹，然後自赴火而死。

魏武殘人性命，重伎藝。有一歌兒性甚慧，而聲響入雲。操愛其聲未忍殺，乃於群妾中求得二人，聲如歌者，密令教授，數月乃成。聽之，立殺其前者。

范粲，字承明。時齊王芳被廢，承明哭甚慟，因不仕。景王輔政，召之不赴，稱疾，佯狂不言，足不履地，人不聞音。家有婚姻，咨訪之，合意者，即色不變；否者，即臥寢不安。家人以此候其旨於所寢之車。

唐狄仁傑為安撫使，除去淫祠一千二百所。

張巡守寧陵，事急心孤，每戰，喊一聲，即雁數行飛逆。

阮籍居母喪，有吊客至，籍哭，即嘔血，毀瘠骨立。

時苗為壽春令，謁治中蔣濟，濟醉，不見之。歸而刻木為人，書曰：「酒徒蔣濟」，以弓矢射之。牧長聞之，不能制。

季孫相魯，家無衣帛之妾，櫪無食粟之馬。

哀牢夷，其先有婦人名沙壹，居哀牢山，捕魚水中，觸沈木若有感，因妊孕，十月而生十子。今西南夷，其裔也。

唐高祖起義并州，弟三女柴紹妻聚兵鄠、杜間以應高祖。高祖登位後，封平陽公主，號「娘子軍」，克著勛績。獲封邑不因夫子者，葬用鹵簿，自此始。

魏文侯問孤卷子曰：「父子兄弟臣賢，足恃乎」對曰：「父賢不過堯，而丹朱傲；子賢不過舜，而瞽瞍拘；兄賢不過舜，而象傲；弟賢不過旦，而管誅；臣賢不過湯武，而桀紂伐。君欲理國，賢可恃乎！」

常摐有疾，老子曰：「先生疾甚，能無教語弟子乎！」摐乃大其口示老子，曰：「舌存乎！」曰：「存。豈非柔耶」「齒亡乎」曰：「亡。豈非剛耶」摐曰：「天下事盡矣。」

子產聞婦人哭，使人執而拘之。果手刃其夫者。御者問曰：「何以知之」子產曰：「夫人所親也，有病則憂，臨死則哀。今夫已死，不哀而懼，是以知有奸也。」

隋朝徐德言妻陳氏，叔寶妹。因懼亂不能相保，德言乃破一鏡分之，以為他年不知存亡，但端午日各持其半鏡於市內賣之，以圖相合。至期適市，果有一破鏡。德言乃題其背曰：「鏡與人俱去，鏡歸人不歸。無復嫦娥影，空余半月輝。」時陳氏為楊素所愛。見之，乃命德言對飲，三人環坐，令陳氏賦詩一章，即還之。陳氏詩曰：「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。笑啼俱不敢，方驗作人難。」素感之，乃還德言。

昔宇宙初開之時，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昆侖山，而天下未有人民，議以為夫妻，又自羞恥。兄即與其妹上昆侖山，兄曰：「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為夫妻而煙悉合；若不使，煙散。」於是煙即合，其妹即來就兄，乃結草為扇，以障其面。今時人取婦執扇，象其事也。

羊角哀、左伯陶二人為友而賢。俱詣道途，其造風雨，糧盡，計不俱存。角哀乃並糧與伯陶，得濟；角哀入空樹中餓死。

劉仁軌為相，其從父、昆弟皆為北海縣邑吏，人有勸曰：「若與君相同籍，而獨苦差科。」答曰云云。

漢張良，字子房。少時行至圯橋，忽於橋上見老父墮履橋下，顧良曰：「可取履。」良欲毆，視為老，俯為下履。老人曰：「孺子可教。明日早為期。」良往，已在橋。謂良：「與我期，何後也明日復來。」良於是夜半往之，少頃，父至，懷中取書一帙付良，曰：「讀之，王者師。」因使去，戒良曰：「後十年濟北谷城相見，即我也。」良佐漢王，為帝師。後往濟北谷城問，人曰：「此黃石公廟。」即立祠。

漢武帝遷淮南厲王於蜀巴，道病死。人歌曰：「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斗米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

《韓子》：齊王好竽，每欲聽，必三百人齊吹之，南郭先生，不知竽者。濫求百人中，吹竽食祿。宣王薨後，王即位，曰：「寡人好聽竽，欲一一吹之。」南郭先生慚而退逃。

今冒祿者，亦多如此。

補佚

晉武帝哭羊祜，冬月涕泗交下，凝鬚為冰。

《東方朔內傳》云：秦並六國，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、衛承莊，逃入衛城少仙洞，四十六日不出。天帝怒，命五嶽搜捕焉。太白歸位。衛承莊逃焉。梁玉清有子名休，玉清謫於北斗下，常舂；其子乃配於河伯，驂乘行雨。子休每至少仙洞，恥其母淫奔之所，輒回馭，故此地常少雨焉。

淮南有居客盧嬰者，氣質文學，俱為郡中絕。人悉以盧三郎呼之。但甚奇蹇，若在群聚中，主人必有橫禍，或小兒墮井，幼女入火，既久有驗。人皆捐之。時元伯和為郡守，始至，愛其材氣，特開中堂設宴，眾客咸集。食畢，伯和戲問左右曰：「小兒墮井乎！」曰：「否。」「小女入火乎！」曰：「否。」伯和謂坐客曰：「眾君不勝故也。」頃之合飲，群客相目，惴惴然。是日，軍吏圍宅，擒伯和棄市。時節度使陳少遊甚異之，復見其才貌，謂曰：「此人一舉，非摩天不盡其才。」即厚與金帛寵薦之。行至潼關，西望煙塵，有東馳者曰：「朱泚作亂，上幸奉天縣矣。」

揚州西靈塔，中國之尤峻峙者。唐武宗末，拆寺之前一年，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明州，夢中如泛海，見塔東渡海，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，憑闌與隱之言，曰：「暫送塔過東海，旬日而還。」數日，隱之歸揚州，即訪懷信。信曰：「記海上相見時否？」隱之了然省記。數夕後，天火焚塔俱盡，白雨如瀉。旁有草堂，一無所損。

陳霸先未貴時，有直閣吏史溥，夢有人朱衣執玉簡，自天而降。簡上金字書曰：「陳氏五世，三十四年。」及後主降隋，史溥尚在。

李源，洛城北惠林寺住。以其父憕為祿山所害，誓不履人事，不婚，不役僮仆。暮春之際，蔭樹獨處，有一少年，挾彈而至，源愛其風秀，與之馴狎，問其氏行，但曰「武十三」。其依阿，不甚顯揚。訊其所居，或東、或西、或南、或北不定。源叔父為福建觀察使，源修覲禮；武生亦云有事東去。同舟共載，行及宋之谷熟橋，攜手登岸，武曰：「與子訣矣。」源驚訊之，即曰：「某非世人也。為國掌陰兵百有餘年，凝結此形。今夕，托質於張氏為男子，十五得明經，後終邑令。」又云：「子之祿亦薄，年登八十，

朝廷當以諫議大夫徵。後二年，當卒矣。我後七年，復與君相見。」言訖，抵村戶，執手分袂。既而張氏舉家驚喜，新婦誕一男。源累載放跡閩南，及還，省前事，復詣村戶。見一童兒形貌類武者，乃呼曰：「武十三相識耶！」答曰：「李七健乎！」其後憲宗讀國史，感嘆李憕、盧奕之事，有薦源名，遂以諫議大夫徵。不起。明年，源卒於惠林寺。張終於宣州廣德縣令。

寶歷二年，崔從鎮淮南。五月三日，瓜步鎮申浙右試競渡船十艘，其三船平沒於金山下，一百五十人俱溺死。從見申紙嘆憤。時軍司馬皇甫曙入啟事，與從同異之。座有宋生歸儒者語曰：「彼之禍不及怪也，此亦有之，人數相類，但其死不同耳。」浹日，有大宴，陳於廣場，百戲俱呈。俄暴風雨，庭前戲者並馬數百匹，系在廡下，迅雷一震，馬皆驚奔，大廡數十間平塌。凡居其下者俱壓死。公令較其數，與浙右無一人差焉。

管寧死遼東三十七年，歸柩而阻海風，同行數十船俱沒。惟寧船望見火光，投之，得島嶼。及上岸，無火亦無人。玄晏先生以為積善之感。

宋則家奴執弩弦斷，誤殺其子。則不之罪。

陳子昂，蜀射洪人。十年居京師，不為人知。時東市有賣胡琴者，其價百萬，日有豪貴傳視，無辨者。子昂突出於眾，謂左右：「可輦千緡市之。」眾咸驚，問曰：「何用之」答曰：「余善此樂。」或有好事者曰：「可得一聞乎！」答曰：「余居宣陽裏。」指其第處。」並具有酒，明日專候。不唯眾君子榮顧，且各宜邀召聞名者齊赴，乃幸遇也。」來晨，集者凡百餘人，皆當時重譽之士。子昂大張宴席，具珍羞。食畢，起捧胡琴，當前語曰：「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，馳走京轂，碌碌塵土，不為人所知。此樂，賤工之役，豈愚留心哉！」遂舉而棄之。舁文軸兩案，遍贈會者。會既散，一日之內，聲華溢都。時武攸宜為建安王，辟為記室。後拜拾遺。歸覲，為段簡所害。

蜀將關羽善撫士卒而輕士大夫，張飛敬禮士大夫而輕卒伍，二將俱不得其中，亦不得其死。

周世，東海之上，有勇士畄丘訢，以勇聞於天下。過神泉，令飲馬。其仆曰：「飲馬於此者，馬必死。」丘訢曰：「以丘訢之言，飲之。」其馬果死。丘訢乃去衣拔劍而入。三日三夜，殺二蛟一龍而出。雷神隨而擊之，十日十夜，眇其左目。要離聞而往見之。丘訢出送有喪者，要離往見丘訢於墓所，曰：「雷神擊子，十日十夜，眇子左目。夫天

怨不旋日，人怨不旋踵。子至今弗報，何也？」叱之而去。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。要離歸，謂人曰：「甾丘訢，天下勇士也。今日我辱之於眾人之中，必來殺我。暮無閉門，寢無閉戶。」丘訢至夜半果來。拔劍柱頸曰：「子有死罪三：辱我於眾人之中，死罪一也；暮無閉門，死罪二也；寢不閉戶，死罪三也。」要離曰：「子待我一言而後殺也。子來不謁，一不肖也；拔劍不刺，二不肖也；刃先詞後，三不肖也。子能殺我者，是毒藥之死耳。」丘訢收劍而去，曰：「嘻！天下所不若者，唯此子耳。」

晉桓石虔有材幹，矯捷絕倫。隨父豁在荊州，於獵圍中，見猛虎被數箭而伏。諸督將素知其勇，戲令拔箭。石虔因急往，拔一箭，猛虎踞躍，石虔亦跳，高於猛獸。復拔一箭而歸。時人有患疾者，謂曰：「桓石虔來。」以怖之，病者多愈。

北齊將彭樂勇猛無雙。時神武率樂等十餘萬人，於沙苑與字文護戰。時樂飲酒，乘醉深入。被刺，肝肚俱出，內之不盡，截去之。復入戰。護兵遂敗，相枕籍死者三萬餘人。

唐朝承周隋離亂，樂懸散失，獨無徵音。國姓所闕，知者不敢言達其事。天后末，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，一旦秋爽，聞砧聲者在今弩營，是當時英公宅。又數年，無由得之。其後徐敬業反，天后瀦其宮。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鐔，入振之於東南隅，果有應者。遂掘之，得石一段。裁為四具，補樂懸之闕。後享宗廟郊天，掛ㄐㄧㄠ者，乃嗣真所得也。

鮑瑗家多喪及病，淳于智為筮之。卦成云：「宜入市門數十步，有一人持荊馬鞭，便就買取，懸東北桑樹上。無病，三年當得財。」如其言。後穿井得錢及銅器二十萬。

唐李佐，山東名族。少時因安史之亂，失其父。後佐進士擢第，有令名，官為京兆少尹。陰求其父。有識者告後，往迎之於鬻凶器家。歸而奉養，如是累月。一旦，父召佐，謂曰：「汝孝行絕世。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，昨從汝來，未與流輩謝絕。汝可具大豬五頭，白醪數斛，蒜齏數甕，薄餅十拌，開設中堂，吾與群黨一酧申款，則無恨矣。」佐恭承其教，數日乃具。父散召兩市善薤歌者百人至。初則列坐堂中，久乃雜謳，及暮皆醉。眾扶佐父登榻，而薤歌一聲，凡百齊和。俄然相扶父出，不知所在。行路觀者億萬。明日，佐棄家人入山，數日而卒。

唐長慶、太和中，王初、王哲，俱中科名。其父仲舒顯於時。二子初宦，不為秘書省官，以家諱故也。既而私相議曰：「若遵典禮避私諱，而吾昆弟不得為中書舍人、中書侍郎、列部尚書。乃相與改諱，只言仲字可矣。」又為宣武軍掌書記。識者曰：「二子逆天忤

神，不永。」未幾相次殞謝。

至德元年，史思明未平，衛州有婦人侯四娘等三人，刺血謁於軍前，願入義營討賊。

王凝之妻謝道韞。王獻之與客談義不勝，道韞遣婢白曰：「請與小郎解圍。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，與客談⊥不能屈。

北齊侍御史李廣，博覽群書，修史。夜夢一人曰：「我心神也。君役我太苦，辭去。」俄而廣疾卒。

隋文帝未貴時，常舟行江中。夜泊中，夢無左手。及覺，甚惡之。及登岸，詣一草庵。中有一老僧，道極高。具以夢告之。僧起賀曰：「無左手者，獨拳也。當為天子。」後帝興建此庵為吉祥寺。居武昌下三十里。

貞元中，吳郡進士李赤者，與趙敏之相同遊閩。行及衢之信安，去縣三十里，宿於館廳。宵分，忽有一婦人入庭中。赤於睡中蹶起下階，與之揖讓。良久即上廳，開篋取紙筆，作一書與其親，云：「某為郭氏所選為婿。」詞旨重疊，訖，乃封於篋中。復下庭，婦人抽其巾縊之。敏之走出大叫，婦人乃收巾而走。及視其書，如赤夢中所為。明日，又偕行。南次建中驛，白晝又失赤。敏之即遽往廁，見赤坐於床，大怒敏之曰：「方當禮謝，為爾所驚。」浹日至閩，屬寮有與赤遊舊者，設宴飲次，又失赤。敏之疾索於廁，見赤僵仆於地，氣已絕矣。

唐大曆元年，周智光為華州刺史，劫剝行侶，旋欲謀反。遣吏邵進，潛往京，伺朝廷御伐之意。進歸，告曰：「朝廷無疑公之心。」光怒，以其葉朝廷而紿於己，遽命斬之。既而甚悔，速遣送其首付妻兒。妻即以針紉頸。俄頃復活，以藥傅之。然猶懼智光。使人告光曰：「進本蒲人，今欲歸葬。」光亦賙賻之。既至蒲，浹旬，其瘡平愈。乃改姓他遊。後三十年，崔顒為宋州牧，晨衙，有一人投刺，曰：「敕吏。」顒召見，訊其由。進曰：「明公昔為周智光從事。」因敘其本末。顒乃省悟，與縑帛。揖之而去。

漢夏侯嬰以功封滕公。及死將葬，未及墓，引車馬踣地不前。使人掘之，得一石室。室中有銘曰：「佳城郁郁，三千年見白日。籲嗟！滕公居此室。」遂改卜焉。

李灌者，不知何許人。性孤靜。常次洪州建昌縣，倚舟於岸。岸有小蓬室，下有一病波

斯。灌憫其將盡，以湯粥給之。數日而卒。臨絕，指所臥黑氈曰：「中有一珠，可徑寸。」將酬其惠。及死，氈有微光溢耀。灌取視得珠。買棺葬之，密以珠內胡口中，植木誌墓。其後十年，復過舊邑。時楊憑為觀察使，有外國符牒，以胡人死於建昌逆旅，其粥食之家，皆被梏訊經年。灌因問其罪，囚具言本末。灌告縣寮，偕往郭墦伐樹，樹已合拱矣。發棺視死胡，貌如生，乃於口中探得一珠還之。其夕，棹舟而去，不知所往。

隴州吳山縣，有一人乘白馬夜行，凡縣人皆夢之語曰：「我欲移居，暫假爾牛。」言訖即過。其夕，數百家牛及明皆被體汗流如水。於縣南山曲出一湫，方圓百餘步。里人以此湫因牛而遷，謂之「特牛湫」也。

齊莊公時，有裹征者，訟三年而獄不決。公乃使二人具一羊，詛於社。二子將羊而刺之，灑其血，羊起觸二子，殪於盟所。

梁夏侯亶為九列，家貧而好置樂。妓無衣裝飾，客至，即令隔簾奏曲。時人以簾為夏侯妓衣。

尉遲敬德善奪槊，齊王元吉亦善用槊，高祖於顯德殿前試之，謂敬德曰：「聞卿善奪槊，令元吉執槊去刃。」敬德曰：「雖加刃，亦不能害。」於是加刃。頃刻之際，敬德三奪之，元吉大慚。

李適之入仕，不歷丞簿，便為別駕；不歷兩畿官，便為京兆尹；不歷御史及中丞，便為大夫；不為兩省給舍，便為宰相；不歷刺史，便為節度使。

賀知章乘醉賦詩，問左右曰：「紙多少」紙盡詩窮。

長興于相悰與舉人裴丘友善。丘有一古鏡，所常寶者。悰布素時，曾一照，分明見有朱衣吏導從。他皆類此。其鏡旋亦墜矣。

丞相鄒平公段文昌，負才傲俗，落泊荊楚間。嘗半酣，匕履於江陵大街往來，雨霽泥甚，街側有大宅枕渠，公乘醉於渠上脫履濯足，旁若無人。自言：「我作江陵節度使，必買此宅。」聞者皆笑。其後果鎮荊南，遂買此宅。

崔圓微時，欲舉進士，於魏縣見李含章。云：「君合武舉出身，官更不停，直至宰相。」

開元二十三年，應將帥舉，又於河南充鄉貢進士。其日於福唐觀試，遇敕下便於試場中召拜執戟，參謀河西軍事。後官果不停，不逾二十年拜中書令、趙國公。又圓常作司勛員外，初釋服，往見會昌寺克慎師，師笑云：「人皆自臺入省，公乃自省入臺。從此常合在槍槊中，後當大貴。」無何為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，充劍南節度。後入劍門，每行常有兵戈，未逾一年，便致勛業。崔入蜀，常自說其如此。

附錄

唐許敬宗奢豪，嘗造飛樓七十間，令妓女走馬於其上，以為戲樂。

大曆中，將作少匠韓晉卿女，適尚衣奉御韋隱。隱奉使新羅，行及一程，愴然有思，因就寢，乃覺其妻在帳外，驚問之。答曰：「潛君涉海，誌願奔而隨之。人無知者。」隱即詐左右曰：「欲納一妓，將侍枕席。」人無怪者。及歸，已二年。妻亦隨至。隱乃啟舅姑，首其罪。而室中宛存焉。及相近，翕然合體。其從隱者，乃魂也。

晉羊祜三歲時，乳母抱行，乃令於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。東鄰之人云：「吾兒七歲墮井死。曾弄金環，失其處所。」乃驗祜前身，東鄰子也。

唐敦煌李鷟，開元中，為邵州刺史，挈家之任，泛洞庭，時晴景，登岸，因鼻衄，血沙上，為江黿所舐。俄然復生一鷟，其形體衣服言語，與其身無異。鷟之本身，為黿法所制，縶於水中。其妻子家人迎奉黿妖就任。州人亦不能覺悟。為郡幾數年。因天下大旱，西江可涉，道士葉靜能自羅浮山赴玄宗急詔，過洞庭，忽沙中見一人面縛，問曰：「君何為者」鷟以狀對。靜能書一符帖巨石上，石即飛起空中。黿妖方擁案晨衙，為巨石所擊，乃復本形。時張說為岳州刺史，具奏，並以舟楫送鷟赴郡，家人妻子乃信。今舟行者，相戒不瀝血於波中，以此故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